

北學編姓氏

漢

董江都先生

韓太傅先生

毛長公先生

盧子幹先生

晉

東廣微先生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唐

孔司業先生

李習之先生

宋

邵康節先生

劉器之先生

劉立之先生

金

高正之先生

元

劉文靖先生

安敬仲先生

竇子聲先生

蘇伯修先生

董太初先生

伯顏宗道先生

王祭酒先生

王文忠先生

明

黃孟清先生

附子子文門人周士彥

附門人烏叔備林起宗王綱劉英等
同時梁浩然同里李希直張希古

秦教授先生
賀醫閭先生
王端溪先生
劉敬之先生
楊椒山先生
蔡汶濱先生
李仲仁先生
宋哲陽先生
趙忠毅先生
魏樂吾先生

附同里劉伯瑒王宗一

鹿江村先生
朱勉齋先生
金忠節先生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

孫徵君先生

杜徵君先生

王五公先生

刁蒙古先生

魏果敏先生

陳半千先生

張尚若先生

魏蓮陸先生



續編

張武承先生
顏習齋先生
李恕谷先生
王或庵先生
馮周溪先生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二

申孚孟先生
王仲穎先生
尹健餘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北學編卷之一

上谷魏一鰲蓮陸輯

博陵尹會一元孚訂

漢

董江都先生

先生名仲舒廣川人

州今景

少治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

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先生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

兄素驕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問曰



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先生對曰昔者魯
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
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越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
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於三仁猶碻碻之與
美玉也王曰善先生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
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先生弟子
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
之後遂不敢復言災異先生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先生而弘希世用事位至
公卿先生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
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
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先生恐久獲

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先生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元文宗時。從祀孔廟。明太祖追封江都伯。尹會一曰。漢興學術未明。武帝始知尊崇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都舉茂才。孝廉。皆自董子。

發之。洵大有功於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伊呂無加。惜未究其用也。賢良三策。實能見道之大原。而深契乎內聖外王之學。其告君必以堯舜。而求其端於天。推其本於正心。盡其事於設誠。致行。舉其要於擇吏。養賢立教。更化久爲藝林所傳誦。故不具載。考其生平。可謂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矣。蓋孔孟後繼承道統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

韓太傅先生

先生名嬰。燕人也。爲人精悍。處事分明。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先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先生。先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尹會一曰。韓太傅爲人。史記儒林傳具之矣。詩外

傳世所共聞。讀漢書又知其深於易也。

毛長公先生

先生名萇。字長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淵源於卜子夏。家傳訓詁。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儀禮合。視齊魯韓詩最後出。而解經獨爲近古。先生每說詩。獻王悅之。詩傳盛行於世。謂之毛詩。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爲之訓。授東海衛宏。至鄭康成爲之箋。而齊魯詩俱亡。韓詩亦失其傳。惟毛詩立於學宮。

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時追封樂壽伯。
尹會一曰：孔庭之教，學詩爲先。詩亡，然後春秋作。
學者蓋難言之。程子於漢儒，亟稱董公。毛公謂其
最得聖人之意。北學於斯爲盛矣。原編稱大毛公，
稽之文獻通考，則魯人毛亨也。漢書儒林傳稱毛
公而不名。後漢謂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以此
爲徵，故不復以大小別之云。

盧子幹先生

先生名植，字子幹，范陽人。身長八尺二寸，音如洪鐘。
少與鄭元俱受業馬融。融外戚豪家，女倡歌舞，列侍
左右。先生侍講積年，未嘗一轉盼。融甚敬之。其學無
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
節，負濟世之志。嘗爲九江廬江太守，俱有恩信。蠻夷
賓服。仕至尚書董卓謀廢立，羣僚唯唯。先生獨抗義
不阿。卓將誅之。蔡邕素與先生善，往請於卓。又議郎
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誅之天下
震怖，乃罷去。先生懼不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

人追之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未幾卒。卒時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惟單帛而已。後曹操過涿。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宜有殊禮。為式其墓。并致祭焉。子毓知名。

魏崑林曰。先生之行。無論其他。即不肯隨董卓廢立。方是讀書人。不然。谷永劉歆。雖讀書萬卷。何益。

晉

東廣微先生

先生名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焉。先生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東廣微。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先生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謂誠感。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東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君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

爲椽。轉左著作郎。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古塚。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先生在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年四十卒。市里爲之廢業。所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先生名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受業於渤海程元。後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歎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先生學者。先生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束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腹心。子其圖之。由是四方
學者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善春秋。每講左氏。盡隱
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須復解。由是弟子不能
究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逼遣之。至京稱病而還。高祖
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固以疾辭。魏承亂後。五經大
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每有疑滯。多決於先生。撰
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二卷。毛詩序義一卷。行世。

唐

孔司業先生

先生名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
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
屬文。通步歷。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
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共論
議。先生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
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
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以
直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泄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旋拜祭酒，侍講東宮。太子稍不法，先生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諡曰憲。初，先生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子志孫惠元三世俱爲司業，時人美之。

李習之先生

先生名翱，字習之，趙州人。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怠。先生疏上正本六事，又以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必訪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質之。然爲狀者類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指事載功，則賢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

以爲忠。無爲浮稱。不者。敕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諡。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嘗入中書。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疫。逋亡載路。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先生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舉栢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後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諡曰文。有司以先生從韓昌黎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定諡。

亦同。先生性剛直。論議無所屈。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與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先生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不然。則不能。翺惟其賢。是以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恐耻內媿。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先生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吳郡陸儉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又以爲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常言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

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其功夫近裏如此。

尹會一曰：唐之有道而能文者，韓李竝稱。而韓尤著。或以昌黎歸入洛學。爲茲編之憾。然讀先生復性書，發中庸之蘊，所以自勉而警人者，甚至。是時年才二十有九，志於道德而自懼未及懦夫，聞之足以有立矣。

宋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先生從受學，嚴事之。卽旅宿，飯必瀾，坐必拜也。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葦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

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於人也。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刻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溫公曰：「死生亦常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有新報，先生問何事，曰：「某事。」先生曰：「我將謂收却幽。」

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媿。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裴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

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諡法。溫良好善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先生子伯溫。字子文。入聞父教。出與司馬溫公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

章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讐怨可忘矣。惇時爲相。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位^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惻。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

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先生門人周長孺。字士彥。開州人。爲其城縣令。師事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故性剛。遇事輒發。既從先生。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季弟直孺。怪而問之。士彥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其城。獵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卽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不暫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

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後登元祐三年進士。是仲明曰。康節先生德器粹然。清而不執。和而不流。樂天之中。時寓憂時之意。其量極大。其心極細。其才極密。其機極警。惜世無用之者。富鄭公號稱知己。而以簿丞薦。是驥足而困之。以鹽車宜乎其不就也。生平之蘊。世皆知其具於皇極。經世而不。知多寓於擊壤集。誦其詩。可以想見其人。而或以術數少之。可嘆也夫。

劉器之先生

先生名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先生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海州。惇與京卞。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先生。脇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海守先遣其客來先生所勸其善自爲計。先生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先生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復讒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先生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譴。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先生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下諍臣。

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先生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常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常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

某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永嘆念惟先人遺體遠投
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溫公之言北人處烟瘴之
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
像於卧側以自儆自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
瀆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
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
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材曰器之真鐵漢不可
及也先生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塚貌如生
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魏一鰲曰先生之學終身只一誠字賊臣不能殺

烟瘴不能病東坡鐵漢之褒非過譽也世人口頭
講說到利害臨身一毫用不着皆邪恕之流耳

劉立之先生

先生名安禮。字立之。河間人。其父與程子有舊。數歲而孤。程子收養於家。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後官晉城。以循吏稱。郭雍稱其及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金

高正之先生

先生名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博極羣書。尤深於易。及
皇極經世書。隱居嵩山。安貧樂道。足不涉城市。山野
小民亦知敬之。

北學編卷之二

上谷魏一鰲蓮陸輯 博陵尹會一元孚訂

元

劉文靖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容城人。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言。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策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治

經。循覽訓詁疏釋。輒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四子之學。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早喪父。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其名。往往來謁。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術。以先生學行薦於朝。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

善王恂。教近侍弟子。恂卒。乃命先生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尋丁內艱。後有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先生。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年四十五卒。無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先生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小學四書語錄。皆生徒所錄。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親筆云。門人有安敬仲。烏叔備。林起宗。王綱。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杜蕭等。敬仲有別傳。

林起宗自幼力學。嘗從先生遊。深得道學之指。既而教授於鄉。後學多宗之。嘗著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庵家說等書。

王綱。新安三台人。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綱竟以憂終。先生爲銘其墓。

劉英。字厚蒙。三台人。遊靜修之門。研精至理。不求聞達。早歲爲吏。飲聞靜修之學。折節相從。先生始則拒之甚嚴。終則與之甚厚。先生卒。遂深隱。

先生同時有梁至剛。字浩然。新安人。好論古人。該

至理。任進之心淡如也。與先生講學。昕夕不倦。人勸之仕。則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吾何仕乎。隱居終身。號曰南溪老人。先生有南溪行。

李伸。字希直。安次人。以館陶訓導。陞容城教諭。上疏言。劉靜修爲前元一代大儒。應祀孔廟。章數上未允。告歸。與弟都御史侃。同日得旨歸里。籍於容城。私淑靜修之學。

張處士紹烈。字希古。先世系出江右。有宦容者。遂籍焉。雅慕靜修先生。以爲孟軻復起。其師李伸卒。處士廬墓側。編輯遺文。成化年。棄諸生。益肆力靜

修文集。數上疏請從祀。又感憤時事。疏請潔犧牲。御經筵。抑奔競。去淫詞。息異端。遵正道。崇先儒。興學校。修馬政。御邊疆。前後二十餘條。正德時。上數出游戲。羣小弄柄。處士復上疏。敕賜冠帶。蒙徵書擢用。固辭。逆瑾專權。處士先縉紳。彈劾數千言。被法司禁錮。有門弟解。援得脫。歸里。七日不食。臨終。與生徒輩。講易厲薰心一爻。衣冠正坐而卒。侍郎王寅。處士門人也。侍講無異童稚。孫徵君嘗謂處士孤直果敢。獨行一意。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人視之爲迂。爲怪。彼率之爲性。爲常。與其師李伸。

皆篤信靜修。故皆得配饗。

安敬仲先生

先生名熙字敬仲號默庵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著先生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與定交而靜修已歿乃從其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靜修篤信朱子之書實力踐行其教人必尊朱氏然靜修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先生則簡靚和易專務下學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子者家居教授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莞鎮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

竇子聲先生

先生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避亂
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自謂學從此始歸隱大名與
姚樞許衡講學蘇門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
授鄉里元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遂變姓名以自晦
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先生不得已乃
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且曰失此
則無以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
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三召奏對皆稱
旨自是敬待加禮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先生薦姚

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從先生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先生對曰：犯顏諫爭。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用。先生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先生曰：以臣觀之。無如許

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爲太子太傅。先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未幾。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耳。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先生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先生常與劉秉忠等侍立帝前。先生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

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鷓。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怒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先生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先生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品物往存問焉。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先生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又曰。如竇漢卿之心。

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蘇伯修先生

先生名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先生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擢江南行臺御史明年錄囚於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先生冒瘴毒徧歷其地盛暑篝燈治文書遇疑獄立剖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朝廷政法利病以及稽古禮文閭閻幽隱知無不言充京畿宣撫使詢民疾苦察吏姦貪都人有包韓之譽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有妖寇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浙江行省參知

政事總兵于饒信克復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師宿將不能過也以憂勞積病遂卒於軍年五十九先生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先生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學者因所居稱爲滋溪先生在鄂爲大參時刊布伊洛淵源錄置郡學其他所著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

董太初先生

先生名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先生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稱爲龍岡先生云

伯顏宗道先生

先生名師聖字宗道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早喪父其兄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求之可也年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鄉之學者來相質難墜問隨辨咸解其惑中原之士聞而從遊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

畢辭歸。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日以病免。及還。四方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爲學。專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弟子。異端之徒。亦多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先生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先生名士。生刳之。見賊將。誇以富貴。先生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伯顏無城守之責。又無在官之義。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難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著述皆燬於兵。

王祭酒先生

先生名恂中山人。生而穎悟。及長。與楊恭懿皆篤信
聞學。爲太子伴讀。太子問學。先生曰。在正心。許衡言
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
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授國子祭酒。師
道卓然。居父喪。致毀卒。

王文忠先生

先生名結字儀伯定興人。祖逖勤徙家中山。先生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民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先生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以先生爲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先生

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於書。俾朝夕閱習。屬邑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改督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先生疏斗門以泄之。民獲其利。至治二年。叅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先生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飾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薦名士宋

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月食地震風烈之異。乃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繆。咎徵薦臻。宜修敬事以弭天變。遼東大水。亟請於朝。發粟以賑饑民。天歷初。進中書參知政事。時方遣大臣迎周王於北邊。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先生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加大。先生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近侍怒。譖詆日甚。罷爲集賢侍讀學士。以內艱不起。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

而殿災先生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
請釋重囚禳之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
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歿先生請更其法移
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
者多從重科先生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
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
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卒年六十
有二先生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
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晚邃於易著易說
一卷及卒公卿唁於朝士大夫弔於家曰正人亡矣

後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明

黃孟清先生

先生名潤。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蘄造於賢聖。擇然後語。行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

田不納履也。補郡庠生。魁京闈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而各疏其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爲之註釋。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秦教授先生

畿輔通志
作順天人

先生名亨。字子真。大名郡庠生。究性理之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以易學見知於文皇帝。召至京師。欲處以顯職。力辭。願就教。乃除荏平教諭。調利津縣。尋陞四川永寧府教授。所至訓迪有方。從尚書黃福征交趾。多贊畫功。乞休歸。學者猶質問經史。正統間疾卒。郡守李瓚。覩其遺文。知學有本源。舉以配祀。劉忠定祠。

賀醫閻先生

先生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閻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世即用我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後薦授陝西參議以老病母憂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一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陳獻章當世大賢爲士大夫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

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辭。義州以守臣貪。故聚衆縱火劫財。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先生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已而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趨跪其門。先生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爾曹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先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書。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手不釋卷。

王端溪先生

先生名崇慶。字端溪。大名府開州人。性廉介。有孝行。讀書有志於正學。師事湛甘泉。正德戊辰舉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疏斥逆瑾。爲武宗嘉允。已以論事下錦衣獄。給事王元凱申救。降壽康驛丞。後爲山西冀南副使。闢邪恢正。昭道啟學之功。百年所未有。以母老乞歸。退畊澶淵之野。安貧樂道。若將終身。尋由遼東苑馬寺卿起禮部左侍郎。知貢舉。歷官南京吏戶禮三部尚書。多所建白。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五經心義。元城語錄解。端溪文集。行世。祀鄉賢。先生著海樵

子七篇內云物莫大於人。人莫大於道。故學道則明。明則通。通則變。變則有爲。是謂天下至學。彼不知者。方以道學歸之。迂流曲士。而不揣者。又從而輒以道學自任。哀哉。

先生同里劉珂。字伯瑋。少孤。奉母至孝。登嘉靖癸未進士。未授官。即上疏乞終養。呂涇野雅重之。贈以詩。有曾子終能傳一貫。孝經真脉未曾差之句。既歸里。足不履公府。定省之暇。惟授徒講學。平涼趙太史時春出其門。後母卒。哀毀過禮。已而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以廉平著聲。時有貴戚干犯法紀。

諸司皆避事。大司寇委重珂。珂乃立爲剖判。卒無異議。尋擢陝西僉事。甚著勞績。上特勞以金幣。歷陞本省副使。俱有清譽。然於仕進澹如也。遂乞休歸。又同里王處士。名循吉。字宗一。潛心理學。不事舉業。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及帝王憂世心法諸圖說。獻於世宗。下大臣議。共奏云。此理儒也。欽賜處士號。旌以銀幣。遣歸教授生徒。端溪深爲契賞。

劉敬之先生

先生名誠字敬之。世家雞澤。賦質明粹。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王薨。改宣國府同知。遷湖廣右參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凡俸祿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客至具盤飧。必先以甘旨進。母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涖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嫂以禮。少從闔子。

與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
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法乃作周易衍辭其文奧
雅深於易者躋之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啟沃作
千秋日鑒錄以獻王嘉納及王就國在途淹留上章
懇諫王即兼程以進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
宮力諫得不毀嘗讀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
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
先生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
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於黎耳在宓
國凡所設施務安利其民不恃聲威及在湖南所至
教民築陂塘以備旱潦嚴保伍以防盜竊其化民振
俗嘗引古誼諭之不加笞罰或譏其迂曰吾道如是
也成化十六年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
老母不護終養耳遂卒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殮
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

楊椒山先生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
幼遭家難貧甚力學艱苦初仕爲南京吏部主事從
尚書韓邦奇學樂三月而得其數手製十二律吹之
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兵
陣之書相授先生徧習之曰此儒者餘事也會諸僚
有講學者先生又從講學人謂此曹多立黨作僞鼓
譽先生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
不爲耶轉兵部員外郎咸宣侯仇鸞議開馬市冀與
僚答構幸免戰鬪固恩寵部議推先生先生具疏條

開市五事。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遂別遣主事行。先生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大臣八人會議。時鸞寵方盛。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鸞復進密疏。先生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先生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洸水以灌場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立書院以教諸生。築道統祠。上設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前列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因。明薛瑄諸賢。以示師法。於是士知向往。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比去。

哭送者千餘人。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已召入。遷刑部員外郎。旋改兵部武選司。先生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遂因元旦日食。具疏劾大學士嚴嵩專權。誤國十罪。五奸。其略謂：高皇帝詔罷丞相。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統御天下之具。嵩伺陛下喜怒。擅作威福。竊君上之大權。罪二。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嵩將上諭及所進揭帖。刊板頒行。欲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盡出於彼。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也。嵩何所取而令

子世蕃代票是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操父之柄。縱奸子之僭竊。罪四。邊事廢壞。由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欲令孫得官。故授其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竄名奏捷。冒朝廷之軍功。罪五。仇鸞以貪虐論革。世蕃受賄。薦為大將。引背逆之奸臣。罪六。俺答內犯。兵法正宜擊其惰歸。嵩乃戒汝襲無戰。乃汝襲逮治。而後知為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罪七。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善類。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弁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士卒。有司納賄於嵩。不得不掊剋百姓。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先朝風俗淳厚。至嵩當國。以守法為固執。以彌縫為通敏。以清介為矯激。以奔競為練達。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此十罪。昭人耳目。而陛下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厚賄結陛下左右。凡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是陛下之侍從。皆賊嵩之間諜也。通政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疏到必有副本送閱。先事彌縫。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嵩畏廠衛緝事。令子世蕃締結姻親。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嵩畏科道多言。進士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賊
嵩之奴隸也。科道既入其牢籠。而部臣之有才望者
亦網羅門下。聯絡蟠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腹也。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或召問
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勒
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奏。帝怒。嵩見內有召問。二語。語
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益怒。下詔獄。問何故
引二王。先生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乃杖之百。令刑
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
論死。尚書何鰲。不敢違。竟成獄。先是。嵩薦鸞起爲將。

後知帝疑鸞。欲掩初迹。更互相排詆。鸞敗。先生內遷。
嵩與有力。及入。反見劾。怒。遂不可解。會都御史張經。
李天寵。以失機坐辟。嵩揣帝意不赦。比秋審。因附先
生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死。嵩屏不
奏。遂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
頌之。初。先生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
自有膽。何用蚺蛇爲。及入獄。灰復甦。太息曰。嗟夫。忽
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益
脫然。時部諸司皆憚嵩。拘繫之甚固。先生碎磁盃。自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自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先生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先生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本。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製文二篇。勒石旌之。

尹會一曰。編內不載椒山先生。豈以北方多節義。未可勝書耶。抑先生忠烈彪炳人間。無藉此編之傳耶。孫徵君畿輔人物考。書先生傳後云。使公不

以忠死。必且爲理學之宗。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君子之學。孰大於是。信如徵君言。古之學者。以忠見先生之學。以死掩乎。余謂氣節之與道學。固不能不分。若先生者。無所不學。而又見其大。觀其言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嗚呼。學如是足矣。

蔡汝濱先生

先生名黉字天章。寧晉人。幼聰慧。父授句讀。九歲解文義。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督教益嚴。遂殫力爲學。一日見有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乃出麥三十石代贖之。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致之辟。先生力白當事。得釋。邑中乏書籍。出貲購求。會集同志者講習。登己丑進士。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語言。出使大同。藩王督總饋遺。皆不受。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擒獲大盜。都城肅

清查盤內庫。隨奏太監宋某太倉卿陳道瀛侵盜奸弊。兵部尚書毛以侯決總兵十人。疑義相咨。先生答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毛甚稱服。一時十人俱獲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德畱守王桓鳳陽。知府曹侵盜夙弊。復岳忠武祭田。給其後人。岳清巡按河南。鈐制皇親王府。理冤獄。表節義。修前賢之祠。興水田之利。以及恤災傷。黜貪酷。善政班班也。回都以論事下獄。兩京言官暨撫按薦舉。至三十疏。始得起用。丁母憂。服闋。改河南道。復因事落職。家居教授。生徒遠近從遊者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

置田三十頃。以給生徒。諸凡讓產贍族。修文廟。置學田。立小學。以教貧家子弟。行鄉約。使人知事其父兄。古鄉賢墳墓。十有三處。共置祭田五頃。俾各族生儒供祀。平生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教人以躬行孝弟爲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嘗語人曰。但求在己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汶濱文集。語錄等書。都御史毛介川檄云。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蓋實錄云。

魏崑林曰。宜昌文風。在真定爲最盛。皆浚濱先生培植之力也。今書院學田。猶有存者。其語錄遺失。余於京師鬻故書得之。付蔡子虛刻以行世。

李仲仁先生

先生名天麟。字仲仁。順天人。萬曆壬寅。爲關南守。發明理學。言簡而盡。醇而不雜。平談一帙。門人楊修齡較而刻之。其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孔門求仁之旨。惟顏曾獨得其宗。顏淵領復禮之訓。至於三月不違。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生平全副精神。都用在仁。故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以及修齊治平。渾然一仁也。曾子傳之子思。中庸一書。始自天命。而歸於位育。終自下學。而逝於天載。亦渾然一仁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七篇中無非此仁。顏曾思孟而後。得道統者。惟四大儒。周子太極圖。分明畫出一箇仁來。程明道曰。學者先要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子厚西銘一篇。形容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可謂曲盡。朱晦庵以仁爲學。以敬爲存之之道。都是孔門家法。若舍求仁之外。別立宗旨。恐非孔子與顏曾思孟授受之真傳。及周程張朱所爲。願學孔子者也。故有立志等篇十二則。又繼之以體驗功課二十則。所繇以適於仁之路者。其在斯耶。孫徵君先生曰。自董江都而下。以至金忠節。皆所稱學道人。而各分尼山之一派。晚得仲仁。若素相孚契者。故急收之。嘗恨吾鄉理學一脈。寥寥其人。若仲仁名雖不著。而北方之學者。莫之或先。殆實勝而不求聞達者乎。

尹會一曰。先生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可謂深契聖學之傳矣。顏曾思孟之所以獨得其宗者。大約言本體處少。言功夫處多。功在思誠慎獨。而強恕乃其要也。靜軒孫先生。嘗教余體認三省章之忠信爲本。孩提章之愛敬最良。聖門求仁。審端用力。不外乎此。余每三復斯言。實覺須臾離之不可終。

身由之不盡也。

宋哲陽先生

先生名學道。字仲明。永年人。幼喪母。廬墓側三年。人稱其孝。早有慕道之志。萬曆庚戌登進士。授長子縣。講學育才。文風丕變。以孝友禮讓教民。調封邱。塞河有功。民尸祝之。嘗上宰相書二千餘言。謂邊事之壞。皆由於宰相之不能用人。語甚剴切。故當路以古君子儒。今循良吏薦。丁繼母艱。家居。搆興學社。與生徒講格致精一之旨。士類景從。著中語心語廣道詮。根心解興學社編等書。行於世。號哲陽先生。卒年六十有二。

趙忠毅先生

先生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卓犖負氣節。以文章爲當世所推服。問字者趾相錯。萬曆甲戌進士。除汝寧推官。陞戶部主事。張江陵卧病。朝士建醮祈安。先生與同志戒勿往。江陵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中所參劾。皆時相所庇。給事中李春開駁之。幾獲譴。遂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主計典。澄汰不假要津。忤時相。奪職。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謫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先

生林居以名教爲己任。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病已。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啟初。即家起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兇議。以處大猾。十月。進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力挽干進諸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等入銓曹。魏大中。袁化中輩相次柄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閣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先生與攀

龍爲顧憲成東林黨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東林。爲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攀龍同罷。閣臣孫承宗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天下之公。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乙丑。以張訥及梁夢環疏。削籍。提問鞫訊。子甥皆遭痛捶。太史錢士升貽書護持。始得謫戍代州。子甥并發遠衛。先生坐短轅。攜書篋至代。僦居小樓。顏曰吉祥。埽除土室。顏曰味蘖齋。杜門讀書不輟。年餘。崇禎改元。肆赦。遂卒。戍所贈太子太保。諡忠毅。公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

欲言。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萬歷間推先生爲首。其奏疏有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其學守蓋晚年益厲。不爲少挫也。生平著書多散佚。其閒居擇言。有云。聖學之要。一敬盡之矣。大學中庸之慎。獨敬也。敬於人之所知。而忽於人之所不知。非敬也。慎。獨乃謂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慎。獨也。此道甚易簡。人人所知而不能行。觀先生之言。則其所得可知矣。

尹會一曰。世傳先生家居。恢奇跌宕。間爲詩謠。雜以恢諧。無錫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用此爲疑。遂不以入。不知先生自少至老。砥名節。扶世教。顛危百折。處之若故常。皆自主敬慎。獨得之。讀閒居擇言。當爽然自失矣。

魏樂吾先生

先生名大成字時夫號樂吾栢鄉縣人十五歲補諸生父衡山公令入國學以友天下士七試京兆不第乃歸里門靜坐攤書人罕見其面事父母以孝著庶母弟業拓落先生飲食教誨備極友愛嘗著養生弗佛二論其弗佛論略云佛產西域自謂能徹性除生死其說之大旨。在無生二字。謂有生即有滅。有生即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謂歷萬劫而嘗存者。以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自太極動生陽靜生陰。生化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由此出。如

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乎。吾儒精一傳心。乃聖人真脈。彼之所竇。曰去貪去嗔去癡。其鍊曰住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慮之緒餘耳。儒道既明。將焉用之。學士大夫。有化民成俗之責。烏可不嚴此禁乎。年七十五卒。崇祀鄉賢。子純粹。萬歷間爲名侍御。

鹿江村先生

先生名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譴。父正黨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先生性端方。謹慤。少師祖父。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與容城孫鍾元先生爲友。砥礪名行。人非之。不顧也。每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先生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覲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有疑於心乎。萬歷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

郡周順昌。襤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掌鹽法。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關。餉輒發金花。遼神宗震怒。遂降調。一時省臺大列諸正人。無不爲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以尋孔顏樂處爲立教提綱。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時遼陽初陷。中外洵洵先生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向高擬司官不得違阻之旨。乃

上書向高。言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自此一言始矣。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向高謂其刺已。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寘逃臣熊玉於法。先生舉手加額。迄高陽自請督師。遂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之。先生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葉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

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歸家。居四年。與孫徵君辨析質問。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一言一動。觸處逢源。崇禎初。起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先生遇事無所假借。論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即在事上。其所自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臯。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先生。既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先生曰。離職掌言學。則學

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晚。具疏薦以佐高陽。丙子秋七月。定興破。是時先生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兵拔刃逼先生。不爲動。遂死之。孫高陽聞而哭曰。余向悉伯順之一窮通。忘毀譽。今乃親見其死生不二乎。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祭。諡忠節。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行於世。門人陳鏗。杜越。孫立雅等輯先生年譜二卷。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不

勝喪死。

朱勉齋先生

先生名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止。號勉齋。順天人。弱冠登賢書。天啟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催河西務。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公帑以備縮額。時逆閹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張甚。先生略不爲禮。其人見先生少年風骨稜稜。咋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每言爲聖人之學。舍此無繇。庚午服闕。先是逆閹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先生在疾。未及加。至是應補。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

人遷山東少參時海右戒嚴先生率屬沿岸修治墩
堠造甲仗火器沂水爲盜事株連無辜幾傾一邑先
生設法獲真盜一訊即服無辜者盡釋進萬壽表入
京時東兵將薄山東乃單騎北上己卯正月兵圍省
會先生母妻在厯下聞城破妻馮氏先投井死姑亦
絕粒死先生聞變亟奔至厯扶柩徒跣入都葬畢廬
墓側晨昏泣呱呱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
憲以馮宜人節烈不復娶赴晉衣布茹素如廬墓時
河東與秦豫接壤烽火無虛日先生飭備甚嚴宗室
朱全字招納亡命焚掠村社遙與秦中賊通撫按以
其宗室不敢問先生知廢弁謝鳴進與善召至膝前
諭以大義遂擒全字殺之四境帖然晉撫蔡懋德留
心理學先生當戎馬倥偬建河東書院與諸生講經
史著在疚記與蔡公遙相印證壬午賊事孔亟陞都
察院巡撫宣大先生抵宣即簡將領之庸怯者核糧
冊之虛冒者衆爲肅然未幾東兵入陵寢戒嚴先生
親擐甲進關防護上遣內臣慰勞所賜銀幣分犒諸
將卒兵退還鎮時宣鎮兵餉久缺司餉主事張碩抱
素失軍心一日露刃大噪羣起縛之先生亟出撫衆
兵羅拜泣陳且曰惟我公在我輩不敢叛耳先生向

商民借貸以給其餉立斬首惡七人糾張碩抱貪尅
下獄總兵唐鈺不法先生指其罪狀上令械繫之甲
申正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傳廷敗潰二月初八日
太原報陷蔡懋德死之先生設位哭二十二日報宣
武陷周總兵遇吉舉家巷戰死先生嘆曰此真男子
也即露宿城頭分兵扼險三月一日大同逆鎮迎降
撫臣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偕妻役并死人心
震撼先生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敵
血誓死守集軍民諭以大義並闖賊之貪虐衆感泣
檢卧所止衣被一篋出犒兵存公服一襲付中軍官

曰脫有不幸用以裹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
以降請先生大罵之賊薄城下先生率標兵北面背
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
賊入軍民潰亂勢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先生曰離
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易公服南望九
叩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官令縋城而下揮衆去解
腰帶自縊遺疏猶陳收人心培氣節之策其家書則
囑子弟讀經世書咄畢之學無用呂新吾先生呻吟
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無憾也先生蚤
登科名與史公可法同恂恂如處女而好學知兵清

節無不同。又同捐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金忠節先生

先生名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轉國子監博士。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向諸司官索儀注。先生疏力請止之。謂廉耻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不報。彝憲莅任。移檄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先生具監臣移檄非體。疏極言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遂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叅。

北學編 卷之二
竟落職。先生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於易尤獨有所窺。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先生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先生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先生絕不問。讀書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嘗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莞然骨立。服除。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先生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

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陷大同。先生疏請撤宣府中官監。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府失守。先生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先生指賊大罵。躍入水死。年三十有五。母章知先生殉難。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先生生平。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惟義所在。則千萬人不可奪。真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魏一鰲曰。按伊洛淵源錄。有王彥霖先生。名巖叟。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無存。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程夫子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按畿輔人物考。有劉汝功先生。名大寧。完縣人。個儻有大志。淳朴如愚。恂恂雅飭。自幼天資穎異。讀書雖寒暑不倦。淹貫經史。尤邃大極圖說。成化十九年。領鄉薦。授隴西知縣。改廣陵。調安陸。皆有政聲。喬還一先生。名中和。內邱人。生有慧性。讀書能參入。必求慊。獨知而後已。由貢士爲令。遷別駕郎。致政而還。與人處。不立崖岸。周人以急。無求後償。絕形影於公府。寇至。則導鄉丁保要害。人服其略。闢小二塾。遠近來學者。寒暑不倦。晚年學易。獨出心解。爲說易編。

光緒三年歲丁丑五月下旬始鈔至六月中旬四日燈下寫畢第二卷時微
雨新晴聚蚊成堆也六月二十八日校第二卷畢申刻識

北學編卷之三

博陵尹會一元孚續輯

大清

孫徵君先生

先生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晚年僑居河南輝縣講
學蘇門學者所稱夏峰先生也本籍直隸容城人舉
萬曆庚子順天鄉試屢徵不仕北地僉號徵君少與
定興鹿忠節爲友以聖學相砥礪見義必爲敦品行
篤倫理弱冠連喪父母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學使
者以純孝聞旌其門天啟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

毒虐正人大興鈞黨獄桐城左公光斗嘉善魏公大
中被逮是時高陽孫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
參贊軍事其父鹿太公正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
志爭出身營救而先生密上書孫公公得書以軍事
疏請入覲忠賢大恐謂將清君側遠御牀而泣以嚴
旨過於途遂坐左魏以賊各纍萬榜追之先生與鹿
正張果中謀釀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各
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先斃於杖矣越一年
吳縣周公順昌復被逮坐以賊先生復力爲營救而
周又已杖斃矣當是時逆燄方張諸公素所交游搖
手噤不敢發聲獨先生傾身爲之而諸公卒賴以歸
骨世所稱范陽三烈士蓋謂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
孫公高先生之義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其友
茅容儀先之不應歲丙子兵薄容城有司紳士分城
而守先生率族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兵突至隨禦
隨築鄰邑多陷容城巋然獨存巡撫張其平上其事
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景文亦以軍務馳
聘先生俱不應其後烽烟四警城堡殘破乃攜家入
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先生爲
教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廼遷於輝慕
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
是時先生年六十有四矣先生講學以倫常爲本以
慎獨爲宗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治身務自刻砥而與
人絕去町畦有來學者無賢愚必開以性之所近使
自力於庸行故人皆服其誠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
之可爲其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蓋終身以
之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宗傳
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
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
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故壤與劉文靖因
楊忠愍繼盛同祀北地從遊之士自先生南遷淵源
可證如獻縣王餘佑定興耿極涿州陳鏞容城張于
度清苑高薦馨新安崔玉階王之徽雄縣馬構思等
竝敦品力學鼓舞後進而魏蓮陸與先生子立雅博
雅尤共相砥礪身任其傳

尹會一曰吾鄉尚氣節而蹈道爲難先生周旋左
魏諸公之難壹似慷慨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
白溝邂逅浮邱語閭閻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
能乘其隙蓋心泰而誠至物自無忤焉然則先生

之養可知矣。

光緒丁丑六月望日鈔時午後天氣陰晴暑氣未盛也

杜徵君先生

先生名越。號紫峯。定興人。篤學力行。受業於鹿忠節之門。康熙十七年。舉鴻博。不就。巡撫使者。以車過其門。掖之登而行。及至京師。先生堅以老辭。有詔昇入。伏而不謁。乃免試。命之出。即日趣駕歸里。奉

旨特授中書舍人。不拜。時年八十有三。

尹會一曰。先生傳志。不得而見之矣。於恕谷後集。見先生軼事。世稱杜徵君。有以夫。嘗讀綱目。至東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特書黨光不屈。

所以嘉節守而美光武之培士風也。觀於斯而見
千古之治有同道矣。

王五公先生

先生姓王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
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
尚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
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
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
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
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
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
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

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爲解。廼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大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薦紳先生。遑遑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既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終其身。年七十卒。學者私謚文節先生。

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疎。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

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

刁蒙吉先生

先生名基命。以避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祁州人。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

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為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

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

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

尹會一曰。先生承貞惠潛德。所學由高顧而上溯程朱。蓋醇乎其醇者也。幽光之發。厥後必大。孫三人才名並著。與余共學多年。忽焉歿矣。思其人。愈思其人之詒謀所自。不禁慨然增悲。畢然高望也。

魏果敏先生

先生名象樞。字環極。宣化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疏凡數十上。風節大著。以吏科掌大計。陟廉黜貪。計典肅清。尋以事左遷。遂乞養。母。里居十年。務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丁母憂。喪葬。準古禮。康熙初。以大學士馮博薦。起貴州道御史。累遷左都御史。掌院事。振肅憲綱。中外嚴憚。凡所陳奏。俱關大體。不爲一切近功小利。姑且補苴之論。進刑部尚書。疏引漢臣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故事。請辭司寇。而畱總憲。奉

旨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於是感荷

聖祖恩遇益勵蓋忱知無不言嘗因地震指斥權貴尤人所不敢言後爲刑部尚書治獄嚴明未嘗輕有縱釋而被罪者亦往往稽首感服無異詞奉

命巡察畿輔未幾以疾乞休年七十一卒於家

上聞悼惜敕所司給祭葬如禮諡曰果敏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先生在臺省孜孜以汲引人才爲已任每聞一佳士賢員輒於衆中樂道不置雖數千里必寄書或贈詩以通殷勤所舉睢州湯潛庵定州郝冰滌平湖陸稼書皆名臣鉅儒居恆究心理學常

曰知一句行一句知一字行一字方是真實學問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并寒松堂文集行世

尹會一曰大臣之義首在薦賢余讀先生薦十賢疏如見斷斷休休之氣象蔡聞之謂其可方羊叔子讓開府表信哉世徒仰其峻厲以爲風節異人而不知先生好善之量宏遠矣

陳半千先生

先生名泐字半千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既而覺其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千里從遊徵君深引重之明末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餘人入州境流離相屬於道先生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遣人送歸又遍收途次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甚衆避地完縣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餽之先生辭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不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先生寓中以去先生爲緘藏之逾年後訪其人與

之故所封識猶如初友人張某嘗假舍於先生輒私
鬻之而取其直先生不問曰朋友之義固然此寥寥
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先生察其
無辜言於太守因得解後一日史姓攜其女至願為
先生妾先生正色曰吾以汝負深冤而力不能自達
故不惜援手以拯耳今以子女為報將視我為何如
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力行讀書老而
不倦尤得力於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尋樂大旨年
七十五卒於家子鶴齡博學敦行樂育人材孫惠榮
惠華惠正俱有文名以科第至顯官

是仲明曰高景逸先生云貨色兩關落脚便成禽
獸天之生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顧可甘為禽
獸而不恤耶若先生者於貨色兩關可謂介然無
惑凝然不動矣以此為學非有所不為而可以有
為者歟

張尚若先生

先生名潛字尚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相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薈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

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魏蓮陸先生

先生名一鰲字蓮陸保定府人。少舉於鄉。為忻州刺史。有惠政。搜訪隱逸。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僮。囊無長物。世路升沉。得失不介於胸。恬如也。聞孫徵君倡道蘇門。千里就正。曰：道在是矣。再補泗州。嘆曰：未能成已。敢言成物。不就。乃於夏峯築室兼山堂。畔顏曰雪亭。居數載。與睢州湯潛庵登封耿逸庵輩。同堂問辨不倦。嘗自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於雪亭夢語中。潛庵稱其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惟是性高曠。病不耐俗。徵君謂之曰：聖人之教。為

愚夫愚婦所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觀師冕一章。即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參贊全體。學者進此一層。方完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蓋勉以知性誠身之學也。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以疾卒。崇祀鄉賢。先生嘗於保定城中。修上谷五賢祠。後人遂以先生與張石卿等配享焉。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北學編。及雪亭夢語。雪亭詩草。行於世。

張武承先生

先生名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庚戌科進士。除恩平令。戊午薦舉博學鴻詞。授編修。充纂修明史官。每立一傳。必博考詳徵。傳疑傳信。勿敢附會。遷贊善。預纂修典訓。館事盛暑嚴寒。從不一假。每當朝會。敝車羸馬。蹒跚風雪中。弗少懈也。筮仕後。貧窘甚於諸生。然性好施與。每有所入。必留其半爲利濟之用。凡同年已故。有親老子幼。婚喪未終者。竭力區畫如家事。年六十四卒。祀鄉賢。先生生而英敏。喜博聞強記。晚尤嗜小學。近思錄諸書。遂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所著有

大學論三綱領說時中說人心道心論朱陸同異論
王霸論諸篇而意所專注尤在王學質疑一書儀封
張清恪公見之亟刊以行世蓋喜其力駁傳習錄以
尊朱也宛平黃玉圃亦每道其學術之純云

顏習齋先生

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景為蠡縣朱翁義子遂
姓朱為蠡人崇禎戊寅父被掠至遼東母亦他適甲
申鼎革癸巳為庠生名朱邦良幼讀書二三過輒不
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學
禮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
子以四教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名其齋
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
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

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歸主。奉而歸。呈學。丁憂。格於成例。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鑿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得甚衆。與上蔡張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實學。

言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講堂。孔門爲學而講。後人以講爲學。千里矣。先生隱居數十年。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曰李孝愨。曰張石卿。曰張公儀。曰王五公。而朝夕共學者。曰王法乾。法乾直諫友也。嘗以雜霸規先生。而先生則以空腐爲誠。其後諸君子相繼沒。法乾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進修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卒。學使陳蓮宇先生。檄縣崇祀。

鄉賢先生生平不欺暗室與王法乾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學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堪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鉞輯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

尹會一曰余方十歲時猶及見先生魁岸端嚴聽其議論娓娓傾四座自余稍知問學先生之沒已久矣閱歷既多益信好朱子故於先生之書弗暇深考然跡其生平言行間刻厲深矣崛起窮鄉力追古道而挽頽風異學俗學舐排欲盡其諸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與

李恕谷先生

先生名璩。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父明性。有學行。高
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愨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
禮教。因命先生師事之。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
思光。郭金城。學書於王五公。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
又學律呂於毛河右。立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加
改勉。至老不倦。與顏習齋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
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部。視後
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蓋於大學明親之業。嘗欲見
諸實事。冉永光竇敏修太史集名賢會講都下。先生

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昧。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真偽。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相顧謂曰。乾坤賴此柱礎也。先生言語循循。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北平王崑繩。恢奇自命。目空並世人。年將六十。見先生而大悅。因與共事。習齋先生由康熙庚午舉人。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從遊者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雖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云。學者務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李安溪王太

倉相國。皆擬特薦於

朝。先生力辭。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小學稽業大學辨業學規纂易經論語學庸傳註學禮錄學樂錄擬太平策。恕谷後集評乙古文。版行於世。詩春秋孟子傳註學射御書數錄及瘳忘編等書。藏於家。

尹會一曰。先生傳習齋之學。其本在於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晚受執友忠告。遂取師說。及所著諸編中之訾。聲朱子者。更定過半。其勇於從善。尤可以爲學者。

法也望溪先生云

王或庵先生

先生名源字崑繩號或庵直隸宛平人大父父明時
世襲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先生少從
其父喜任俠言兵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
所心慕獨漢諸葛忠武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
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以家貧父
老始遊京師舉康熙癸酉順天鄉試然嘗自謂非其
意篤於內行執兄之喪旬歲中貌若非人平生孝友
可知也晚年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
僕隸無疾言遽色五十後葬其親迺縱遊名勝輒淹

留時復他往逾六十。客山陽省身錄一編未嘗去側。卒之夕神色夷然。屬其子兆符收拾遺文。不及家事。尹會一曰。余嘗讀先生所爲文。跌宕淋漓。不懈而及於古。遨遊公卿間。好奇節。竊意先生故文章意氣自喜之士。比見望溪先生傳四君子。皆稱行修而學殖。先生首列焉。然後知先生不獨雄於文也。所著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惜余未及見之。

馮周溪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寧晉人。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綸講說。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

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句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

尹會一曰東軒先生嘗爲余言馮先生之篤信程朱實足維正學於勿替昔人稱曹月川爲鐵板道學夫非其流亞歟近先生之居僅踰百里而親炙

無從則余之孤陋向學已晚也蓋雖十餘年間不勝後先相望之感云

丁丑六月十九日鈔畢第三卷
六月二十九日午初校第三卷畢

北學編卷之四

樂城戈濤芥舟續輯

大清二

申孚孟先生

先生名涵光字孚孟世稱鳧盟處士廣平永年人申
端愍公長子也端愍以太僕寺丞殉甲申之難先生
扶柩歸葬日夜環塚涕泣聞柏鄉魏相國文毅公爲
給諫上褒錄幽忠疏端愍與焉格於部議遂徒跣至
京號燕市中聞者感動給諫周公體觀及張公王治
相繼上疏禮部執議如故魏相再疏爭之乃予祀典

於是先生之孝彰聞遐邇。有司應詔以孝舉。先生固辭之。順治十四年。年三十九。謁孫徵君於夏峰。執弟子禮。得聞天人性命之蘊。造詣由是日邃。作性習圖。義利說。及荆園小語。進語。自淑以淑。其兩弟。孫徵君爲之序。稱其閱歷深而動忍熟。蓋篤論也。仲弟涵煜。季弟涵盼。皆能自立。先生貢成均以病辭不赴試。卒年五十有九。

尹嘉銓曰。先生故以詩名。即余向亦以詩人目之。嗣於黃奉常家。得其藏書。攷諸年譜。然後知先生親炙夏峰。潛心理學。不復措意於辭章。其見道也深矣。亟取魏敏果公所作墓誌。以補遺。庶幾信而有徵乎。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菴。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于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齋。明盛服語。書揭卧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間。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歎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入相。招至京。

師郎第與景州魏大司空廷珍交河王少宗伯蘭生
偕一日語三公曰盍從我往迎
駕熱河乎于時

內廷新立東書房集文學才技之士先生知將薦已
不欲以捷途仕辭文貞心重之不復強已而魏王入
內廷癸巳魏捷鼎甲辛丑王賜第皆入翰林先生恬
然安之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登高而
呼天下聰明才辨之士雲集響應上者雄奇駿偉敦
琢鴻業以經世垂久次猶雍容詞苑鼓吹休明其餘
翹首跂足攀援而取仕宦者紛綸不可勝數先生澹

然冲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
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
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二人而已其
爲文貞推重如此館于恂邸王雅敬禮之一日小疾
王遣醫來醫著方必首葠葠出王府先生曰吾疾果
非葠弗瘳乎醫曰此故事耳葠出可勿用也先生笑
命去之以纂修周易折衷敘廣東陽春令至數月不
能臯獲上改教職歸雍正六年里泮饑先生家餒
困就依所親河南確山令適有
旨詣京師將有質豫督不知所緣逮之銀鐙送刑

師郎第與景州魏大司空廷珍交河王少宗伯蘭生
偕一日語三公曰盍從我往迎
駕熱河乎于時

內廷新立東書房集文學才技之士先生知將薦已
不欲以捷途仕辭文貞心重之不復強已而魏王入
內廷癸巳魏捷鼎甲辛丑王賜第皆入翰林先生恬
然安之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登高而
呼天下聰明才辨之士雲集響應上者雄奇駿偉敦
琢鴻業以經世垂久次猶雍容詞苑鼓吹休明其餘
翹首跂足攀援而取仕宦者紛綸不可勝數先生澹

又
の卷第の頁第の行能字下原本低破缺一字并不半字
然冲野十行皆字下亦缺一字此字疑是詔字

研究經義為務文貞嘗語人曰僕身處者不翅數千
人為文貞推重如此館于恂氏王雅菴禮之一日小疾
王遣醫來醫著方必首復復出王府先生曰吾疾果
非復弗瘳乎醫曰此故事耳復出可勿用也先生笑
命去之以纂修周易折衷敘廣東陽春令至數月不
能臯獲上改教職歸雍正六年里泮饑先生家餒
困就依所親河南確山令適有
旨詣京師將有質豫督不知所緣逮之銀鐺送刑

部至則固無罪也。一訊罷遣。除萬全教諭。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自大司成以下。遇之皆有加禮。年近八旬。日與諸生講授不倦。己巳冬。詔舉經學之士。梅總憲毅成何少司空國宗並以疏舉。壬申。

上詢國子耆學。祭酒以三人上。先生與焉。

召見。病不能行。其二人者皆超擢司業。而先生竟以明年謝病卒于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于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于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

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憾。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于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云。

戈濤曰先生既沒之十年余里居始得撫其生平
概略爲之傳於戲先生純粹篤實好學君子也其
居家真孝弟立身真有本末讀書真有見地古所
謂獨立之士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孔子所謂善人
孟子所謂善信先生真足當之惜乎生無大表見
歿無有傳其學者然而風期落落古與徒矣初先
生與余祖友善予自孩時即聞余祖道其行義及
見之京師每侍坐氣不屏自肅嘗過其學齋老屋
空曠四壁颯颯有風時方冬了無爐火獨據一案
經籍鱗次滿前凝然若不知寒者先生涵養堅定

然每自視歔然嘗言被逮時內省無咎乃猶食不
能下以爲學問之氣未充其言不欺志類如此諸
經皆通貫尤邃于詩易自言自康熙丙戌迄雍正
庚戌玩詩至千週余嘗見其手註易冊又聞四子
書及詩皆有論述今索其家都不可得矣惜哉

尹健餘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荆石首縣饑。衆萬餘。洶洶以浮言相扇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上閱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